

# 遠征軍的傳奇

楊萬良

(本文插圖刊第52、53頁)

## 以寡敵眾援救英軍

抗戰末期，中國遠征軍馳援緬甸，揚威異域，是近代史中最光輝燦爛的一頁，遠征軍殲滅敵軍二十萬之衆，打通中印公路，引進抗戰物資，對於激勵士氣鼓舞民心，貢獻甚大。

遠征軍遠涉蠻荒，進出原始森林的野人山，飽受蚊蟲、螞蟥的侵襲，苦不堪言，除了與自然環境搏鬥以外，更要與萬惡的敵人拼命，可歌可泣的事蹟，不知凡幾。筆者有幸，參加蔣委員長所號召的知識青年從軍，忝爲戰鬥員之一，謹將親歷其境見聞所及最富歷史價值的史實，錄誌如後，以供史家考證。

民國三十一年春，英軍在緬北抵擋不住日軍的攻勢，連連敗退，由盟國共同協議，請中國派遣援軍，協助英軍作戰。新三十八師奉命開入緬甸，一部份兵力擔任緬甸首都曼德勒的衛戍任務，另一部份則駐紮各戰略要點。

四月十四日，英軍第一師突然放棄緬北重鎮馬格威，退守仁安羌油田，這一退就是好幾十英里，日軍指揮官這時已看出英軍喪失鬥志，馬上派了兩個聯隊，繞到英軍的後方，佔領仁安羌油

田附近的高地，切斷英軍的退路；另以一個聯隊佔據拼塘河北岸，阻斷英軍的援兵。這樣一來，英軍第一師以及裝甲旅的許多戰車被日軍團圍包圍，有如甕中之甕，再也無法逃走了。

從四月十六日起，英軍已被包圍了兩晝夜，糧盡彈絕，危急萬分，如果在短期內得不到援救，他們祇好舉起雙手向日軍投降了。

這時，駐在巧克柏的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接到立刻馳援的命令，該團將防務交給友軍接替後，以急行軍方式，連夜奔趕，十七日黃昏時到達拼塘河北岸，隨即部署，進入攻擊準備位置，當晚即與日軍展開一場激烈戰鬥。次晨拂曉，戰況更爲激烈，師長孫立人將軍也從曼德勒趕來，親自指揮，士氣大振，打到中午時分，拼塘河北岸的敵人已全部肅清。

這時，英軍催請孫立人師長即刻揮軍渡河攻擊，及早把他們解救出來。

事實上，日軍佔據了有利地形，我軍渡河攻擊，並不簡單。再說我一一三團已戰鬥了一天，官兵皆已疲憊，人員傷亡亦復不少，勢必要重加整頓，如果冒然攻擊，敵人居高臨下，我軍傷亡必重，萬一攻擊頓挫，不但達不到解救英軍的任

務，連自己本身都要遭到覆滅的命運。

孫立人師長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原地待命，加強工事，同時傳知各營，在日落前利用各種方法，蒐集情報，必須把當面敵情弄清楚，而後調配適當兵力，準備次日拂曉，來一個出敵不意的攻擊，一舉成功。

就在我軍積極佈防之時，前來師指揮部等候消息的英軍第一軍團團長史林姆將軍，雖對孫立人師長此種萬全之計表示贊同，但仍然焦慮急驟不已，巴不得早一點把他的部隊解救出來。尤其當他頻頻接到被圍第一師師長斯高特不斷求救的電話，更使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頻頻請求師長，無論如何要立刻渡河攻擊，去解救他的部隊，不能等到明天。

孫師長攤開地圖，將敵我態勢作了一次詳細的分析比較，再次向史林姆將軍說明，不能繼續攻擊的苦衷，並請他轉告斯高特，無論如何要忍耐一晚上。

就在史林姆團長苦悶不決的時候，斯高特又打來了第二次告急電話，說他們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史林姆接聽之後，臉色大變，不知所措。孫師長竭力安慰他，並請他轉告斯高特：「貴軍

既然已忍耐了兩天，無論如何要堅持最後一夜，中國軍隊一定在明天上午把貴軍解救出來！」

不久告急電又傳來，這時孫師長也急了，拿起聽筒斬釘截鐵地告訴斯高特：「中國軍隊連我在內，即使戰到最後一人，也要把貴軍解救出來！」這使得史林姆將軍大為感動，連忙趨前與孫師長握手。

夜幕低垂，偶爾從遠方傳來稀落的槍聲，整個戰場一片沉寂，就好像暴風雨來臨前夕一般的異樣。一一三團的官兵在更深人靜之時，偷偷地渡河，各就攻擊發起線，等待拂曉攻擊，一舉殲滅敵人，解英軍之圍。原來預定五時發動攻勢，然而第三營負責發射信號彈的一位戰士，把時間看錯了，在四點鐘光景，引發一枚紅色信號彈，直衝天空，各營官兵以為是攻擊開始了，一時槍聲大作，砲聲隆隆，人人奮勇向前，猛撲敵陣，這種突如其來的攻擊，日軍從夢中驚醒措手不及，連衣服都來不及穿，慌張地從營帳跑出，一個個來不及進入陣地，死於亂槍之中。

天明後，我方已佔領各重要據點，第一營更是深入敵陣地，擴大戰果，頑抗的敵人，反覆衝殺，雙方展開一場激烈肉搏，雙方都有很大的傷亡。最後我方方向敵陣投擲汽油彈，又使用火絨噴射器，引起一片火海，阻絕了敵人的攻勢，更造成了敵人極大的傷亡。

第三營營長張少校身先士卒，領導部屬向敵陣衝殺，不幸中彈，壯烈成仁。士兵們看見自己的長官倒下去了，復仇的怒火頓時燃燒起來，不顧一切向前猛攻，殺聲震野，銳氣百倍，一鼓作

氣佔據了好幾個山頭，於是制高點完全落入我方，日軍已是潰不成軍，落荒而逃，遺下了一千二百多具屍體，到了下午，殘敵已是完全肅清，我軍佔領了仁安羌油田。

被俘的七千多名英軍、美軍，傳教士、新聞記者等五百餘人亦同時被救出。英軍死裏逃生，興奮得熱淚盈眶，抱着我軍官兵，高聲喊着：「中國人頂好！中國軍隊頂好！」喊着、擁抱着，感謝之忱，溢於言表。

仁安羌大捷，充分發揮國軍以寡擊衆的革命精神，震驚全世界，替國家爭取了最高榮譽。

記得當時倫敦有一大報，在其社論中有這樣的論述：「在這滔滔洪流的歲月裏，中國新三十八師的勝利，猶如一道清流，予人有無比清新的快慰！」

### 齊副師長至死不屈

齊學啓是湖南寧鄉人，生於光緒二十三年（一九〇一），在家鄉讀完小學、中學之後，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在校四年，對於數理工程學科最感興趣，希望將來當一個工程師，從事國家建設。

但到了民國十二年大學畢業時，國內軍閥混戰，外侮頻仍，有感於救國之捷徑在於學習軍事，因此決心赴美研習軍事。不幸，當時美國軍校不收訓外國學生，不得已，考入德克薩斯州立理工農業學校，研習工程，不久美國政策改變，軍校可以招收外國學生，齊學啓乃於民國十四年考入洛維其騎兵學校，十六年畢業回國，先到湖南大學任教，由於教學認真，聲名大噪。當時憲警總

隊長留美前輩溫應星（現今聯勤總司令溫哈熊之尊翁）久慕齊學啓之大名，特邀其出任大隊長，不久升任憲兵第六團團長，拱衛首都。

廿一年淞滬戰爭爆發，齊學啓率領一個營協同第十九路軍作戰，奪回開北火車站，建立赫赫戰功，從此嶄露頭角，爲長官所賞識。

廿六年，政府在長沙成立緝私總隊（總隊長孫立人），齊學啓調任總隊部參謀長，親手擬訂總隊之一切規章，操練計畫。廿七年緝私總隊擴充爲五個團，齊學啓升任副總隊長，部隊不久移駐貴州都勻，齊學啓親自督訓部隊。

就在這一年年底，軍政部派了一位資深的中將視察官，到各部隊視察，當他到達緝私總隊視察時，看到該總隊各種戰技訓練，出乎他想像的優異，很感嘆地說：「如果我還年輕，我願意在緝私總隊當一名戰鬥兵！」當他返回軍政部後，竭力建議，應該把緝私總隊改爲正式野戰部隊，使其擔任方面的重任。果然在卅一年春，緝私總隊改編爲新編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齊學啓升任副師長兼任政治部主任。

卅一年五月，日寇爲了切斷我國國際補給路線，侵入緬甸。防守緬甸的英軍，戰鬥力薄弱，節節敗退，於是英國當局請求我國派兵入緬參戰，當時入緬的國軍有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以及新三十八師，由於中英雙方配合不週，指揮失當，部隊紛紛陷於不利的境況，第五軍撤回滇西，新三十八師撤往印度，而在撤退途中，打了一場硬仗，那就是名揚國際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後，新三十八師掩護英軍向印度

撤退，這時，齊副師長奉命向第五軍洽商軍務，同時也探望了在那軍野戰醫院療傷的官兵，許多傷兵要求齊副師長帶他們同行，齊副師長愛護部屬，不忍拋棄這些與他同甘共苦的患難的袍澤，於是決意帶他們一同走，他帶了幾百名傷患艱苦行走，於是誤了和孫師長會晤的時間。孫師長在預定的地方，等待四個小時之久，不見齊副師長的人影，祇得悻悻地離開，追隨大部隊前行。

五六月是緬甸的雨季，也是氣候最熱的季節，一陣大雨，一陣太陽，燥熱難當。一個健康的人，徒手在這種天氣走路，已是極其辛苦，何況是傷兵呢！齊副師長爲了避免在途中被日軍攔截，他選了一些隱密的山路行走，數百人在山野慢行，由於天氣炎熱，傷兵們傷口多已發炎，呻吟哀號之聲絡繹於途，有的傷兵熬不過這種痛苦，舉槍自殺，壯烈成仁。目睹此一慘狀，齊副師長忍着眼淚，努力安慰傷患之外，又在農村買了十多頭牛，讓重傷而不能行走者，騎牛前進，好不容易才把這些傷患帶到清德溫江的孟坎地方，這時許多傷患的創口已經潰爛，實在不能再走了，於是齊副師長又設法買竹子，編成竹筏，載運傷患向荷馬林地方行進。

五月十九日，他們的竹筏果然漂到了荷馬林以南的地方，正慶幸歸隊有望之時，突有日本騎兵追至，一陣機槍掃射，有的當場被打死，有的跳水逃生，齊副師長奮力應戰，不幸身負重傷，失去知覺而被俘，殘酷的日軍對這些傷患除了痛加毆打之外，繼之搜身，齊副師長的符號被搜出來，知道他是將官，於是把他押到仰光，加以囚

禁。在獄中，日軍除了替他醫治傷口之外，不斷威脅利誘，勸他投降，但始終被齊副師長嚴詞拒絕。

時汪偽政權在南京成立，急欲羅致國軍高級將領組織偽軍，以壯聲勢，齊副師長是留美軍官，出身良好，在緬甸著有戰功，正是他們爭取的好對象。於是汪精衛特派他的「參謀總長」葉蓬親到仰光勸降，許以高位，但是齊副師長不但不爲所動，反而痛加指責，曉以大義，使得這位漢奸羞慚而退，無功而返。

齊副師長在仰光囚禁的數年中，數易其地，都是在森林之中自搭草棚而居，備受折磨，但齊副師長甘之如飴，泰然處之。在獄中，每日教授同囚官兵英文、數學，並講授民族義理，同囚數百人無不深受感動。

日軍眼看勸降不成，於是令監管士兵故意找碴，以刺刀刺其腹部，傷及內臟，不替他醫治，讓他的傷口慢慢發炎，用這種卑劣的方法來折磨他，當時被囚的一名英國軍醫自告奮勇來替齊副師長醫治，但日寇不給應有的藥物，狠着心腸，要繼續折磨齊副師長。

當齊副師長彌留之時，平日受他教誨的數百同囚，環跪於草棚內外，放聲痛哭，狀至感人。齊副師長延至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十時三十分與世長辭，時年四十四歲。

語云：「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宋代的天祥，經過種種的折磨，最後從容就義，留名千古。而齊副師長所受的折磨，死事之慘，較之文天祥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二位先烈前後輝映

，忠烈長昭，他們二人所凝成的民族國魂，留給後世子孫永遠懷念和效法。

抗戰勝利後，當年的師長孫立人將軍，將齊烈士的事蹟呈報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據報特派專機飛仰光，將齊烈士之骸骨運回湖南家鄉安葬。忠勇事蹟宣付國史館，如今臺北圓山忠烈祠，供有齊烈士之靈位，一代忠魂，享受千秋祭祀。

### 英印軍人忘恩負義

新三十八師自仁安羌大捷之後，奉命掩護英軍撤往印度，但該師到達印境英法爾時，險遭忘恩負義的英軍當局繳械。

原來英軍和印軍，在緬甸吃了敗仗以後，部隊零零落落，衣衫襤褸，武器全失，有如喪家之犬一般逃回印度，在英軍當局看來，英軍武器裝備比中國部隊好過若干倍，英軍尚且狼狽不堪，中國軍隊必定好不到那裏去，也許還不如英軍，如果讓這些部隊攜械進入印度，將來必然造成治安上的大問題，於是有意將新三十八師全部繳械，以難民的身份進入印度。

這消息被全師官兵知道後，人人氣憤，痛責英國人之無情無義：「我們才把你們救出來沒有幾天，就這樣翻臉無情嗎！」有人主張立刻向英軍進攻，「他們能把我們怎麼樣！」

孫師長處此危急情況，急召各重要幹部商議對策，斷然下達命令停止前進。各營佔據重要據點，必要時不惜一戰，決以實力保全國格，同時令全師就地取材，搭建營舍，開始訓練，積極充實戰力。

由於孫師長這一堅決態度，使得奉命前來執行繳械的英軍東方警備軍團團長艾爾文將軍大為吃驚，急電英軍總司令魏非爾，請示機宜。而被新三十八師救出的英軍將領史林姆及斯高特二人風聞此事，竭力反對。他們一致認為新三十八師戰力堅強，是一支不可輕視的部隊，萬一處置不當，將是一個無法收拾的局面；他們建議艾爾文不妨先去視察一番，了解情況之後再作決定。

艾爾文同意了他們的建議，親自到新三十八師營地巡視。當他到達大營門時，看到一連整齊的儀隊列隊歡迎他，內心已是非常高興，之後由孫師長陪同參觀各營房，看到整齊的內務，再檢視武器裝備，樣樣擦拭得非常乾淨，再至操場參觀，官兵正作劈刺訓練，殺聲震天，動作劃一。艾爾文看得呆了，他想不到中國竟有這樣精銳的部隊，當他走到射擊場時，看到射手們個個射中靶心，這種精到的訓練，使艾爾文讚歎不已，連連向孫師長說：「貴軍軍容是這麼壯觀，太使我感到意外了！」

艾爾文回去以後，將他親眼看到的情形，據實向魏非爾總司令報告，他建議不但不應繳械，應當立刻給予補給，加強裝備。

果然不久，新三十八師得了英軍源源不斷的補給，各種肉類罐頭、蔬菜、白米、肥皂、香菸、衣服等等，可說應有盡有，官兵們堅苦奮鬥，算是沒有白費。也正因為新三十八師自身的振作，以實力保全了國格，使得日後有駐印軍的成立，有反攻緬甸的勝利，有打通中印公路的成功，更引來源源不斷的抗戰物資，由此可見，自助才

有人助。

## 刮目相看百戰雄師

新三十八師在英法爾自建的營舍駐了不久，就被英軍當局邀請移駐於馬格里達軍營，這是英軍所建立的正式營房，設備完善，官兵們可以暫時得到舒適的生活。

由於印度報章不斷的報導，使得新三十八師聲譽騰起，盟邦人士都希望能有機會一睹這支百戰雄師的真面目，華僑們更是引領企盼，要看看替我們國家爭光的勁旅。

六月十四日，印境盟軍在印度首府新德里舉行聯合閱兵大典，來函邀請新三十八師參加。孫師長認為機會難得，要在這重要的日子，展示國力，揚我國威於異域。於是挑選身高一七〇公分以上，體格健壯，五官端正，操法熟練的官兵一個排，代表國軍參加。排長一職指定身材魁梧，出身軍校，英語流利的何少校改掛中尉領章充任。

人員選定了，緊接着就是日夜不停的操練閱兵式及分列式，孫師長天天督練，直到滿意為止。出發那天，擔任我國總代表的是遠征軍司令羅卓英將軍，孫師長則是總領隊，這一排人浩浩蕩蕩乘車抵達新德里之後，駐進專為中國代表準備的營房。

新三十八師轉戰經年，在沼澤河流，在崇山峻嶺，住宿的是戰壕，是茅草屋，吃的是野菜、芭蕉根，過着幾與原始人一般的生活，如今到了大都市，享受現代化的設備，淋浴、抽水馬桶、彈簧床、白被單、新軍毯……這一切是以前做夢

都想不到的。英軍當局還特別請來中國廚師調理中國菜，這些代表餐餐大魚大肉，真是開了洋葷。

閱兵那天，我國代表提早到達會場，祇見一片旗海，許多盟國的國旗以及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高高升起，隨風招展，氣象萬千。各盟國代表各就位置，列隊等待。

九時正，魏非爾將軍蒞臨會場，首先閱兵，然後進行分列式，各國代表依照英文字母排列的秩序，依次出場，我國代表排在英美之後，是第三個部隊通過閱兵臺，這時，大家全神貫注，邁開大步，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嘹嘹嘹！」「踢着正步，勇往直前，何排長一聲「向右看！」整齊劃一的擺頭動作，贏得全場如雷的掌聲，每位代表目睹此一場面，感動得流出了興奮的眼淚，由於他們優異的表現，真正展示了國力，把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精神和悠久文化，在這一刹那之間，表現給盟國人士觀賞，讓他們知道中國人是不能輕視的，中國人也有揚眉吐氣的一天！

全部分列式完畢，部隊再次集合司令臺前，聽候大閱官魏非爾總督的講評，他說：

「在今天十一個國家的軍隊校閱中，以中國代表精神最飽滿，步伐最整齊，軍容最壯盛，應列為第一名……」這時佇立在四週觀禮的僑胞，一個個都跳了起來，揮動國旗，高聲喊着：「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愛國熱情，達於極點。

當天晚上，印度總督府舉行盛大宴會，席間魏非爾總督致詞，對中國軍隊備加讚揚，第二天，印度各報一致刊載中國軍隊的優異表現，認為

中國軍隊初到印度之時，是一支久戰疲憊之師，並沒有經過任何整補訓練，但，却在校閱中壓倒羣雄，實在不簡單。

回程路經加爾各答，當地僑胞舉行盛大歡迎會，以無比的熱忱來接待這支揚威異域的部隊，獻花、送禮物，充分表現僑胞對國軍熱愛之忱。

### 駐印部隊陸續成立

自從新三十八師在新德里閱兵奪得了最高榮譽之後，盟國對我國軍已是刮目相看，不再有絲毫輕視，而我國軍亦能倍加努力，無論在訓練、作戰都是小心翼翼，總希望不能辜負領袖及全體國人的期望。

不久，新三十八師移駐藍加，自己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營房——燕南營，積極從事戰技的訓練，由於國軍已全部換成美式裝備，故此要接受美方的訓練，美軍在藍加附近成立了砲兵、工兵、通信、汽車、衛生、馬蹄、馱載等訓練班，分別召訓國軍官兵，施以一二月的訓練，另外總指揮部也在藍加營區開辦了一個戰術學校，調訓國內將校級的軍官，到印度來接受訓練，參觀步戰砲空聯合演習，這樣一來，藍加成了中國官兵的訓練基地，出國回國，來來往往，好不熱鬧。

反攻緬甸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擴充部隊，增加生力軍，中美雙方決定成立「駐印軍」，先將新三十八師與二十二師編成新一軍，接着又有三十師、五十師以及日後的新六軍、戰車營等單位先後成立，這就是史稱「駐印軍」的由來。在藍加訓練期間，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行

政院院長宋子文等政府首長均先後前來視察，訓練有加。

卅二年三月，反攻緬甸開始，由新三十八師打頭陣，全師進入莽莽叢林的野人山，將盤據在山區中的敵人十八師團部份日軍全部肅清，繼之攻入胡康河谷。這時盟軍友軍交相配合，克瓦魯班，直下孟拱，收復密支那，克八莫，下南坎，勢如破竹一般地把日寇趕出緬甸，殲滅了他們的十八、三十三、五十五等精銳師團，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務。

緬北戰役中，最為中外人士所稱道的就是擄獲十八師團的大官印（現存國防部戰史館），由此可見，日寇當時慘敗到何種程度！

世人皆知，國軍在仁安羌解救了七千餘英軍，但極少人知道在緬北戰役中，國軍還有第二次解救英軍的事實。那就是三十二年五月間，英軍七十七旅在孟拱城東南被日軍包圍攻擊，傷亡慘重，官兵不足五百人了，情況十分危急，這時總指揮部令孫師長派兵去援救，他即刻令一一四團派出一營兵力去援救，這一營官兵星夜急馳，冒險偷渡四百公尺寬的南高江，出其不意發起攻擊，把英軍救出，同時還選迫敵人退入城中，予以包圍殲滅。同樣是救英國人，祇是前者救出七千多人，名震遐邇，後者救出五百多人，人數少，沒有傳揚罷了！

### 英雄中的英雄事蹟

在緬北戰役中，參戰的官兵，可說個個都是戰鬥英雄，但又有若干人是英雄中之英雄，他們

的芳名和英勇的事蹟是這樣的：

#### 兩戰士斃敵四百餘

(一)莫先賢、余元亨兩位戰士，是一一二團第三營重機槍手，他們利用敵人砲火劈去大半的樹幹，作為重機槍陣地，把已經衝入我方陣地的敵人，打得七零八落，傷亡殆盡，被他們兩人打死的人計有日軍大隊長田中勝，中隊長原良和以下四百餘人，因而確保了我方陣地，在於邦一役，他兩人共同建立了奇功，是緬北戰場上首次出現的戰鬥英雄。

#### 成都兵咬死日本鬼

(二)有一位姓陳的戰士（已忘其名）是成都人，他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牙齒咬死敵人，英勇事蹟傳遍盟軍，人人稱他為成都兵而不名。成都兵是新三十八師的一位上等兵，在一個黃昏的夜晚，他獨個兒在操場邊緣散步，當他走近幾棵小樹傍，突然從草叢中闖出一個日本兵，向他襲擊，他和這個日本兵糾纏在地上，翻來覆去撕打，他機智地用牙齒咬住日本兵的喉管，直到把日本人咬死為止。

當他和敵人糾纏在一起的當兒，連上好幾位弟兄遠遠地也看到了，但他們以為自己人摔跤，開玩笑，並沒有人上去看個究竟。等到他把日本兵咬死以後，才氣喘不止地跑回連上，報告經過。這一突來的消息，驚動全營，傳遍了盟軍，更傳回國內，各大報紙皆以大標題，刊載成都兵英勇殺敵的事蹟。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全大會，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率領成都兵出

席會議，當他們的飛機在白市驛機場降落時，中外記者把成都兵團圍住，採訪殺敵的經過，真是勝利歸來，一舉成名天下知。

會議開幕的那天，成都兵佩帶勳章，進入會場，與會代表鼓掌歡迎，紛紛趨前握手道賀，造成一時轟動。這是中國國民黨有史以來，因戰功而獲准參加代表大會，唯一的一位上等兵。

### 盟軍統帥授勳戰士

三十四年四月十日，盟軍總指揮索爾登將軍代表美國政府頒授勳章給作戰有功的國軍戰士，地點選在新一軍教導總隊大操場。

記得那天，烈日當空，氣候非常炎熱，參加觀禮的部隊有教導總隊十二個中隊的學生（青年從軍學生），軍部各直屬部隊，以及英美各一個連代表，盟軍將領，金星閃閃，齊集司令臺，這是緬戰以來最盛大最具歷史意義的一次盛會。

接受勳獎的戰士共有二十人，他們全是各部隊推薦出來，著有特殊戰功的英雄，這當中自然包括了成都兵、莫先賢、余元亨等三位英雄在內。

索爾登由中美英三國高級將領陪同到達會場，當部隊指揮官向他報告人數以後，他即走下司令臺，替每位有功的戰士佩帶勳章。這時軍號齊鳴，全場肅立，是一個非常莊嚴而又感人的場面。

中國將校獲外國頒贈勳章者，不乏其人——如孫立人獲英美勳章，戰軍營長趙振宇獲美國勳章。但，士兵獲外國勳章者，前所未有，這種殊榮，是遠征軍專美了。

授勳完畢，索爾登重回司令臺，發表演說：

「本人代表美國政府，頒授勳章給各位，本人感到非常榮幸。中國軍隊以你們為榮，全世界都知道中國軍隊是抵抗侵略的勁旅！貴軍軍長、李師長、唐師長、潘師長都是優秀的將領，將來必定領導你們，創造更高的榮譽……」

翻譯官把索爾登的講詞，一句一句的翻譯出來，臺下一片掌聲，歡呼聲響徹雲霄。

### 協助僑胞重振家園

在緬北，無論鄉間或城鎮，到處散居着我國廣東、福建以及雲南各省的僑胞，他們大多經營雜貨，碾米或開墾，過着寧靜小康的生活。但，自從日寇侵入緬甸以後，姦淫燒殺，無惡不作，僑胞們為了避難，紛紛逃入山區，飽受餐風露宿之苦。

遠征軍每收復一個地方，隨即派員招撫流離失所的僑胞，替他們蓋房子，發給食物，在人口多的地方——密支那、八莫等地，成立了華僑學校，並從部隊抽調官兵，擔任教員，教育華僑子弟，這樣一來，僑胞們得以重整破碎的家園，經營他們的生計。僑胞們得了國軍的照顧，生活逐漸改善。但，我們看看土生土長的緬甸人，他們從來沒有得到自己政府的照顧，仍然過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與我僑胞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這說明了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無論在任何地方，中國人都能互相照顧，團結一致，這就是中華民族歷經憂患，相沿五千年而仍能立足於天地之間，並非偶然。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遠征軍已把盤據在緬甸

的日寇完全擊潰，盟國戰略物資資源源自中印公路（當時將委員長賜名為史迪威公路）運回國內，遠征軍在緬甸的任務已經完成，急需班師回國，參加國內的戰場。筆者當時駐在密支那軍部附近，親眼看到許多僑胞，扶老攜幼，圍繞在新一軍軍部，向孫軍長表達感謝之忱，聲淚俱下，令人感動不已。孫軍長與僑胞互勉，他日勝利之時相見於南京。

回國後，新一軍投入兩廣戰場，先後收復南寧、柳州、梧州，積極向廣州推進，不想日本竟然在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於是新一軍進駐了廣州，接受日軍的投降。就在這年十二月中旬，印緬僑胞組成了一個回國致敬團，飛臨廣州，向新一軍獻旗致敬，感謝昔日對僑胞的種種照顧。

小別重逢，歡敘於羊城，共同沐浴祖國勝利的光輝，留下國軍保衛，僑胞敬軍的一段佳話。

### 野戰醫院護士戀曲

筆者三十三年十月到密支那時，駐地附近有一美軍電臺，工作人員有七八名，我們和這幾位美軍每天相遇於伊洛瓦底江畔，時間久了，大家都有點頭之交，偶而來句 Good Morning 的會話，那時老美對中國軍人非常敬佩，樂於交中國朋友，更樂於學中國話。

有一天晚上，一位下士級的老美來到我們寢室，大夥兒非常友善地請他坐在床邊，有的用洋文演英語和他交談，有的用中國話來逗他，有一位冒充鬼連聲喊他「舅子！舅子！」這位老美不

知其意，含笑點頭。這時有一位四川大學畢業的同學，名叫潘一策的用英語解釋：

*It means you are his brother-in-law. That's to say his wife is your sister.*

這位美國士官聽了之後，扮了個鬼臉，不純正地拼出「鷄——巴——毛——」三個字，引起哄然大笑。

美國物資豐富，軍品管理不如中國部隊那樣嚴密，他們的炸藥、手榴彈可以隨便拿出來炸魚，伊洛瓦底江就是他們炸魚的場所。

伊洛瓦底江是喜馬拉雅山溶化的雪水，聚流成河，冰冷徹骨，筆者初到密支那時，長官帶我們到江邊洗澡，摸摸冰涼的江水，幾乎下不去。雖然江水是如此的冰冷，但魚兒不少。

美國大兵每在下午，帶着炸藥，投入江中，不一會兒水面上漂起一條條大魚，我們這些青年兵，也有游泳技術絕好者，紛紛游到江中和美國兵搶魚，互相打水仗，當然，這是開玩笑，並不認真，等到大家把大魚提上岸時，都樂得笑了起來。

美軍吃魚多用煮或烤，中國人則用紅燒，這自然要比老美調理的好吃多了，爲了中美合作的好友誼，我們幾位青年兵，經常邀請美軍共享紅燒魚的美味，相處非常融洽。

在印緬戰場，論打仗，英美部隊是不行的，因此後勤補給多由他們來擔任，國軍祇顧往前打，武器彈藥，被服口糧，全由美國飛機空投，而且投的數目相當多，前面的部隊用不完，一堆一堆地收集起來，後續部隊走上去繼續使用，因此

部隊是不需要攜帶糧彈的。

美軍在後方設有很多露天電影場，經常放映電影，或舉辦電影明星舞軍晚會。電影場內有木板釘好的長板凳，分作兩邊，一邊是英美軍人坐，一旁則讓給國軍坐。他們在入口處設有專人服務，當你走到入口時，他們就在你手上倒上幾滴防蚊油，請你在臉、手、腳等部位擦拭，以免被蚊蟲咬。到了會場坐定以後，又有人分發口香糖

，招待得非常周到。新一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國劇團，名叫鷹揚劇團，到處巡迴演出，慰勞國軍，每次演出也邀請英美將士參觀，爲了使洋人能了解劇情，特別印有英文說明。由於打仗在一起，娛樂在一起，國軍與盟軍相處得十分融洽。記得在抗戰勝利前後，在大陸各大書局所出版的英字典有這樣一個字：*Din-Ton*，這就是當年英美人士翹起大拇指，讚佩國軍「頂好」的英譯字意。

美軍在印緬各地設有很多野戰醫院，其中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當數密支那野戰醫院。

這座醫院設在靠近伊洛瓦底江邊的大樹林裡，病房屋頂蓋油布，四週圍以紗布，屋內外經常灑消毒藥水，屋內則是整齊劃一的大行軍床，上面鋪着細柔的毛毯，潔白的被單，其整潔完善的程度，是國內任何大醫院所望塵莫及的。

有了這種設備，國軍傷患獲得了最佳的醫療服務，因此在印緬作戰，祇要不當場陣亡，美軍立刻可以派出一種能在平坦二百公尺的道路上起降的小飛機，把傷兵運回後方，及時救治，因此傷兵不治者少之又少。醫院裡的護士是清一色的美國小姐，她們是經過特別訓練的護理人員，服

務態度非常親切。還有不少是姿容姣好的絕色美人。她們對國軍最是欽佩，視爲英雄。在醫院中，中國大兵和美國護士戀愛，雙方難分難捨的新聞，時有所聞。

美國小姐，天真活潑，服務傷患是她們的天職，由於她們的熱忱，使得保守的中國官兵大受感動，紛紛對美人獻殷勤，有的官兵能操簡單的英語——特別是知識青年學生，和小姐能聊上幾句，相互間的距離，很容易拉近。

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不論膚色，不管國籍，明知戀愛是沒有結果的，但兩情相悅，仍然要戀愛下去。伊洛瓦底江邊，有美國護士替中國傷患洗澡，在茂密的樹林裏，有美國小姐陪着即將復原的官兵散步，在這般柔情蜜意的醫院裡，傷患官兵那裏捨得走！捨不得走，就要想辦法來拖延出院的時間，這辦法真是有趣而又好笑。

不願意出院的最好方法就是裝病，例如醫官來檢查時，在床上滾來滾去，不是喊頭痛，就是叫肚子痛，因爲這一類的病是不容易檢查出來的，遇到這種情形，醫官祇好笑在肚裡，莫可奈何！有些耍賴皮的人，多少還有小計得逞的收穫，直到原部隊派人來迎接，才依依不捨地和「戀人」分別。

緬戰勝利後，蔣委員長特頒給孫立人及其所屬師長青天白日勳章，以及榮譽旗，並對全體遠征軍頒發讚詞：中國駐印軍在緬北之種種光榮成就，使我中華民族對其遠征將士深感榮耀，在世人的心目中，爾等實爲中華民國一真正而英勇之象徵也！